

第4卷

徐訏文集



上海三聯書店

大柱
陰
...

一杯鮮血
嗚呼嗚呼嗚呼嗚呼

攻古吃新

但是苦虛山是有三個，我已經排行了七了省防。

今天終於排到了徐訏

往往被拘捕一個廣度的代價，往往在程揆中一可度
走的寬在。

一、款
退整二顆解紅，用稀布玉整一做向下，

深圓品也生一可之也計一，其意山人用此地是向

手端大物接文，此或則一注水冷

多此接則手字了物果可

必心助

此或手許之，較之此物接看，此

第4卷·小说·

徐訇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

目 录

荒谬的英法海峡	1
吉普赛的诱惑	85
鬼 恋	141
一 家	193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257
期待曲	355
旧 神	407
婚 事	457

荒谬的英法海峡

—

渡轮的旅客座恐怕只有火车三分之一，许多人都到甲板上去，甲板上有几只零星的椅子，不久也都坐满了。我只好把我手上的一只轻便的提夹，放在一小堆行李前面，当作凳子，因为正靠在一卷软的被包上，所以坐下去也还舒适。从火车到轮船所郁积的热燥与疲乏，这时候才得到一点轻松。

天阴着，有点风，船不久就启碇，风也大了起来。夏季的衣服已经不能御寒，于是我穿上雨衣，束紧了腰带，竖起衣领。我感到十二分的疲倦，周围零乱的旅客我都没有注意。

这时有一个中年的绅士提着两只手提箱上来，就在我的附近，同我一样地坐下来。拿出很大的手帕揩他自秃头到额角的汗，发出牢骚似的感慨：

“世界进步到现在这样，工业发达像英法这样的国家，又不是没有钱，这短短的海峡中间还不能架一架铁桥或者打通那海底通火车，叫每天成千成万的人来受这个罪，真是！”

附近有个席地而坐的少年就把这问题问一个在他旁边抽着烟斗的中年：

“真的,怎么他们不知道通火车?要是在我们美国,我想早就通火车了,是不是,爸?”

“我想因为他们是两个国家的缘故,所以大家恐怕对方的侵略与袭击。”

“其实要打仗的时候,把它炸毁了就是。”说这话的是另一个少年。

“那么,照欧洲这样的情形,没有造好以前,恐怕已经要炸毁了。”

“这哪里会,英法现在正在亲善。”又有新人参加了。

“我想或者还是英国不赞成,英国有更强的海军。”另外一个听到讨论而走过来的旅客。

“法国也不会赞成。因为大家在防守这个边疆已用了不少的金钱与心力,另开一条陆路,以前设计好的炮台防垒都将有大大的变动了。”

“英国人冷静怪癖的民族性就因为与欧陆没有陆路的联衍,如果有了联衍,英国就不是英国了。”这似乎是英国人的声音。

我没有对他们注意,听到这句话倒有点有趣,因为这种说法与中国风水的道理有点相近。想到这地理与民族性的关系,我不禁举目四瞩,天阴着,黑云灰云一层层地推动,欧洲的陆地正在烟雾中渺茫。风不小,船自然很有点波动,我想假如这只船是第一次试行去探那向来无法往还的岛国,这情形又如何?现在大家在要求直接通车了,当没有交通的时候,欧陆上的人会不知道那个岛上的种种?那时商船一次一次为海盗劫掠,旅客怀着鬼胎在这些海路上航行,船只上都养着许多武装的卫士,时时肉搏流血,就在这样的船上,一声铙响,金鼓齐鸣,千百个好汉在烟雾之中从他们盗船中飞过来,断桅斩索,刀枪齐发,于是死的死,倒的倒,最后他们将你们武装解除了,把着你们的舵向天涯驶去,每个旅客被他们逼下海,行李财产女子为他们享用,此后就永久不知道这船的下落,干

这勾当的是英国的祖先。

但是，现在……

二

一声炮响，接着是我不懂的灯语，又是两声炮响，我们的船忽然加速地驶起来。但又是两声炮响，船上的人大乱起来，女人哭，孩子啼，男人们大家手足无措。大概是中了弹，我们的船有了一下巨大的震动，于是船停下来了，桅杆上竖起了白旗。

我看见女子们捶男子们的胸脯问办法，孩子们拉着娘的袖子，男人们都吓得目瞪口呆。

于是一只高大的船驶近了，桅杆上扬着黑底的白色骷髅与尸骨的旗帜，船沿上站满了满脸胡髭戴着黑帽的人，骷髅尸骨是他们的徽章，大家一只手闪着弯刀，一只手握着木壳枪，还有些拿着火把。一声吼喝，有的像猿猴般拉着绳索飞过来，有的像狮虎般跳过来，有的像蝗虫到稻田般落下来。这时旅客都发着抖，没有一点声响。他们过来了大声一呼，纷纷到四下走开去，其中有一个问：

“船长是哪一位？”

大家传进去，于是船长答应着出来。

“请劳驾到我们领袖那里去一趟。”

船长于是同两个人去了。这里的海盗们令我们所有的旅客到船尾的一间大房间内，接着是搜索我们的衣服与鞋袜，将金钱手表戒指，以及一切女子的首饰等搜括尽了，又把所有头二等车票的人都点出，拉到另外一间房去。我不知道头二等的客人以后怎么样，我们大概静候一个钟点以后，一个非常魁梧漂亮穿着蓝色军装的人来了，我不知道他是谁，一直到我在他左襟上看到一个黑底白骷髅的徽章，才猜想到他是海盗的领袖。他年纪不过三十岁，上唇是

一排美丽的胡髭，腰带上束着两支手枪，一只手就按在枪柄上，旅客们都屏息而立，这时他的喽罗们早已散在我们中间，他从头巡回过来，几乎每个人都有很长的询问。有几个被他点出去，其中有三个年轻的衣服不十分华丽的女子。我从她们的面貌表情，看不出她们心里的害怕。

船身摇得很厉害，我已经站了两个多钟头，所以实在有点吃力了，可是他才问完了第一排。我是站在第二排中间的，所以又隔了半个多钟头，这个漂亮的盗魁方才到我的面前，他对我微微点一下头，没有笑容，但是和气地说：

“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是纯粹的英国语。

“你看见过日本人有我这样长吗？”我说。

“对不起，叫你中国人今天也吃惊了！”

我吃了一惊，半晌回答不出话来，他居然会说中国话，虽然不十分好，但并没有说错。

“你贵姓？”

“徐。”

“什么？”

“徐。”

“我没有听说过。”

“这是中国姓。”

“你为什么到英国去？”这句话口音好像责问似的，使我笑了。

“你可是问我到英国去干什么？”我说，“我想我们还是讲英语或者法语于我们方便些。”

“但是我会说中国话。”他很骄傲地说。

“那么，假如我听错你的话，请不要误会。”

“不要紧，”他说，“你到英国去为什么？”

“游历。”我说，“我是去游历的。”

“游历？那么好，先到我们那里去玩玩好不好？”

“你们那里?”

“是的,那是一个美丽的岛。”

“不。”

“你害怕?”

“不,我到英国还想访几个教授。”

“那么你是来学书。”

“是的,我是来读书的。”我改正他的“学”字,又说,“我在法国读书,假期中所以到英国去一趟。”

“读书!”他大声地笑,“最愚蠢的人才到所谓大学里去读书!”

“你以为?”

“你一定要到我们那里去。”

“我的东西你们都拿去了。要我人有什么用呢?”

“你的东西,哈哈……”他又是笑,“加十倍还你也可以,但是你必须同我去。”

“要我有什么用呢?”

“于你有用,读书的人不到我的世界,等于没有读书!”

“那么我可以回来吗?”这时我的好奇心已经超过我的害怕。

“自然可以,但是你假如真是有智慧的人,你自己会不想回来的。”

“但是……”我说不下去,因为实在说,我在法国与英国都没有什么可恋念的东西。

“假如我用武力叫你去,你难道有法子不去吗?”

“好,那么我去。”

“但是,这是你自己答应我的,不是我武力威胁你的。以后不要说我用武力威胁你们中国人。”

“自然,我自己愿意去。我的目的是游历,游历一个稀奇之乡是难得的。假如我不愿意去,那么我是要等你的武力拿出来的时候,方才没有办法而服从。”

“那么请站到那里面去。”他指着已经站出五个人的地方。

我于是站出去了。

等他所有的旅客都检查过了，他同几个喽罗带我们出来。其余的旅客都被锁在里面。

“那面船员们都蒙上了眼。”他指着船头方向说，“他们要到明天才能辨出方向，你看这四面的山障，那面就是我们的世界。”

船突然停了，两面是两只海盗船。这时候有两只了。许多人开始将货物搬到右面的船去，盗魁叫我们到左面的船去。

这时我看见有几个头二等车里的客人，就是刚才第一次被点到另一间去的，被他们押出来，到装货物的船上去了。

“为什么他们到那只船上去？”我问盗魁，但是我随即后悔我的鲁莽。

“这是货物。你知道，他们每个人要值万镑呢。”盗魁笑着说。

“卖掉？”我惊奇了，这个贩卖人口的把戏使我感到太惨了。

“卖掉可以值这许多钱？你真傻，野蛮人的把戏我是不干的。你放心。来买的会是他们的家属。”

“……”我不响了，跟他上了左面的船。

三

好汉们大家喝酒，
宝剑换来都是自由，
我们有醉的时候，
我们的宝剑永不生锈：
好汉们请大家喝酒，
胜利带来的是富有，
生命有尽的时候，

但是永生着我们的自由。

……

响着这样的歌声，甲板上泛滥着香槟，这只盗船开了。后面留下那只渡轮。盗魁又举着酒杯！

好汉们请大家喝酒，
 宝剑换来才是自由，
 我们有醉的时候，
 我们的宝剑永不生锈；

于是大家应和着：

好汉们请大家喝酒，
 胜利带来的是富有，
 生命有尽的时候，
 但是永生着我们的自由。

……

盗魁给我一杯酒，同我碰一下杯，遥指那只渡轮说：

“祝这只蠢船安睡一天一晚吧！哈哈哈哈哈……”

天已经黑了，隐约的四围是重重叠叠的山。风已经很小，船可不慢。这时船身骤然转弯了，我想望一下沉睡在那面的渡轮，但已经不能够看清。

我注意这只海盗的船，但没有一点特别的地方，那群海盗们在狂饮狂歌，可是没有一个女子，我心里觉得奇怪。

盗魁拉我到了舱内，坐在沙发上，他开亮旁边一盏灯，灯光照在他的脸上，我发现他脸上藏着胜利的悲哀。他说：

“现在是世界以外的世界了，是不是你第一次到？”

“自然第一次。”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美丽吗？”

“这只船吗？”

“这里的空气。”

“我还不批评。”

“你尽管大胆地谈，我是爱中国人的。”

“我奇怪，像你这样文雅的人，为什么做海盗？”

“海盗？为什么是海盗？我是我们世界里的领袖。”

“你们的世界？”

“自然，等于一个英国或者法国。”

“但是你抢劫别国的船只。”

“抢劫？这算抢劫吗？日本在你们中国每年抢劫多少？英国在殖民地上每年抢劫多少？法国在殖民地上每年抢劫多少？我这样算抢劫吗？”

“但是你掳掠别国的人民。”

“掳掠？难道你以为我掳掠你吗？”

“不，譬如我以外的人。”

“他们都自己愿意来，愿意来过自由平等的生活。”

“但是你还绑票。”

“啊，那啊，那些都是富翁，大商贾，大厂主，平常剥削人多了，我敲他一点竹杠有什么不好？”

“啊！你原来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你知道共产主义？”

“我知道，是的，因为我爱听近代思想的。但是我不是共产党。”

“共产党，哈哈……我也不是。”

“你不是？”

“自然不是。”

“但是你的主张不就是共产主义吗？”

“我晓得，但是如果你说的共产党是第三第四国际下的共产

党,我可不是。”

“那么你还是海盗,你有英雄主义的劣根性。”

“笑话,我领导的世界是和平,自由,平等,快乐,没有阶级,没有官僚。”

“这不过是你的乌托邦。”

“但是我在实现。”

“你要把它叫做第五国际吗?”我玩笑似的说。

“我不相信一切的组织。”

“一个社会可以没有组织?”我说。

“假如世界上有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社会,那只有这个我们领导的世界。”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你的名字,我只听见斯大林,希特勒,罗斯福。”

“因为我是平民,而他是元首。”

“我不懂。”

“你自然不懂,一句话,他是领导并且指挥国家的,我是受大众领导并且指挥的。”

“我还是不很懂。”

“你从他们专制,杀人,残忍,造谣的地方想想,就可以懂了。”

“这话有点古怪。且不说别人,就说你呢?别人不服从你,你难道不压迫别人?”

“不,决不。比方说刚才同你一起来的人,那些都是他们自己愿意来的,如果有一天他们不愿意住下去,我们立刻可以送他们出境。”

“假如他们到外面去报告人,大家要派兵舰来剿你了。”

“他们不知道如何进来,也不知道如何出去,怎么去报告?”

“那么你的军队?”

“军队则是不许回去的。不过这是预先声明过,做了军士,就

得终身不能出境。但是他们可以不当兵去做工。”

“做工？”

“自然，每个人都做工。”

“工厂吗？”

“你以为我们是草寇吗？我们的工厂以及一切建设可以超过你们中国，你不要生气，这只是一个说明。”

“那么为什么还要行劫？”

“这第一是为军队的训练，第二是钱，我们要买原料，买粮食，买机器，买军火。”

“向哪里买去？”

“有钱哪里不好买？”

我愣了半天，没有说什么。

窗外已经看得见灯火，他说：

“到了，你看。”

船果然向码头靠拢去，我心里想，一定有许多要人在迎接或者有军乐队的欢迎，或者有礼炮的致敬，或者有少女来献花，或者有群众欢呼万岁。但是一点也没有，只有一群普通女子与一些小孩子在，黄种白种黑种都有。船靠好，好汉们对盗魁说声再会都散去了。各人找各人的女人与孩子接吻。

有新闻记者上来，向我们摄影并且探听消息。还有几个拿着旗的人上来，招待新到的人民，并且过来问我。

“不，他是我的宾客。”盗魁说了，他们就领那些同我同时点出的那些人去了。盗魁同尚未下来的一二个伙伴说了一会话，我一个人等着。

不一会，人一个一个都散了，船上的灯也灭了，正如客人散后的客厅，观众散后的戏院。那盗魁也走过来了，手里提着我的一只手提箱。

“怎么样？”我问。

“到我的家去。”他一面说着，一只手提着提箱，一只手拍拍我的肩头。

“你不是领袖吗？”

“是啊。”

“怎么？”

“你奇怪了，是不？我说过我同平民完全一样的。”

“但是他们……”

“谁。”

“你的军队？”

“军队怎么会是我的，是这个世界的。”

“那么……我实在不懂。”

“你慢慢会懂。”

“那些女人呢？”

“是他们的妻子，有的已经有孩子了。”

“那么你呢？”

“我还没有结婚呢。”

我忽然觉得他正提着我的提箱，心里浮起一种歉愧，我说：

“我来拿吧。”说着我伸过手去。

“我拿不一样吗？”他没有交我。

说着说着，我们已经步行到街上，这等于我在普通码头下船到街头一样，一点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街上人种很杂。我问：

“这里是什么人种呢？”

“哪里的人都有，谁都可以来，这是在苏联所办不到的，你爱苏联，但不能到苏联那边去做工，只能到那边去花钱。”

街上很热闹，但是电灯不多。我起初很奇怪，后来发现两面都很黑。“很暗是不是？因为这里是没有商店的。”他好像看出我奇怪态度似的说。

“那么？”

“一切食物我们会送到每家的家里去的。”

“那么别的东西？”

“去领。”

气候很好，微风如梦，路上个个人都互相招呼，见了他也都同他说晚安，但没有人同他详谈，他同我并着肩走，大家静默着，我忘了他是海盗的盗魁，我感到他是可爱的青年。

“快到你家了吗？”

“还要过两条路。”

大家又沉默了，地很平，天似乎很高，隐约地有几颗星在天空闪着，我同他的脚步声是合一的，这声音一声比一声寂寞似的，最后似乎已经寂寞到我的心坎。

四

在一个昏暗的门前，他停下来，他按了一下电铃，于是门就开了，应门的是一位妙龄的少女，他同她接吻，我以为这一定是他的情人了，但是他随即用英语说：

“小妹妹，我带了一个远方的客人来。”于是替我介绍，“这是……”

“我姓徐。”

“啊，徐先生。这是我们的妹妹培因斯。”

我随他们兄妹到里面，里面正预备好饭桌，一个老婆婆站在饭桌面前，他跑过去同她热烈地拥抱接吻，接着他说：

“我带了一个远方客人来，妈，这是徐先生。”

我同她拉拉手。于是他领我到盥洗室。我出来了，他自己进去。他出来的时候换了一件中国袍子。

“徐，你看我像中国人不？”

“不，但是奇怪，你怎么有这样的袍子？”

“我爱中国。”

“我不懂。”

“回头你就会懂。现在我们吃饭去吧。”

“你妹妹呢？”我看不见他妹妹，于是问。

“她在厨房里，你先坐吧。”

我们同他母亲三个人坐下了，他的妹妹拿汤出来。我很奇怪这个所谓领袖的家庭中竟没有一个仆人。我几乎怀疑他是这个世界的领袖了。

“徐先生，还是第一次到这里吧。”他妹妹坐下的时候问我。

“自然，这是第一次，像在梦里一样。”

“要是饭菜吃不惯的话，请你告诉我，一点不要客气，像你自己家里一样好了。”

“不会，欧洲的饭菜是我吃惯了的。”

“不过说到好吃，我知道这决不能同你们中国比，但是这里没有法子办。”

“你吃过中国饭菜？”

“吃过。”她望望她的哥哥，接着一个顽皮的笑，“你相信吗？”

“在中国吃的吗？”

“不，在这里。”

“在这里？”

“是的，这里好像没有中国人，可是你并不是第一个。”她望望她哥哥，又一个顽皮的笑。

“这怎么讲？”

“三年前有一个中国人来，那是第一个。”

“现在还在吗？”我有点兴奋起来。

“在。”她说，“明天，不，明天星期三，星期日我们可以一同去找她。”

“啊，你的中国衣裳是不是那个中国人送给你的？”我问她的

哥哥。

“我希望你同我说中国话。”

“那么，你的中国话也是从那个中国人地方学来的。”

“也许是的。”他笑了，这个笑容很像他的妹妹，我觉得可爱。

培因斯进去拿菜了，那位老婆婆拿面包给我，说：

“你也吃得惯面包？”

“自然，天下面包同样饱。”我笑了。

“你是一个有趣的孩子。”

“中国人一定都是这样有趣的。是不是？”

我忽然想起来，我还没有知道他的名字，于是我问：

“我还不知道尊姓呢？”

“我姓史密斯。”

“那么你是英国人了。”

“我自幼在外国流浪，所以没有国籍，姓名不过为便利随便叫就是。”

菜是两盘，以后是水果，一切都是培因斯分给我们的。

最后是用咖啡了，他叫我拿着咖啡到他私室里去；同时他就对他的母亲与妹妹说晚安。我自然也对她们说明天见。

他一面走，一面说：

“她们都要早睡，现在我们可以好好地谈一谈。”

于是我们就上了楼梯。

这是一间宽阔的房子，放着床，放着许多书架，也放着写字台，台上堆满了东西，他指一个沙发叫我坐下。

“谢谢你。”我接着说，“我很奇怪……”

“奇怪什么？”

“许多事情都奇怪。”我说，“譬如你的母亲和妹妹，为什么不到码头来接你？”

“我母亲老了，走不方便。而且她们要预备晚饭。”